



官方媒體的「大滿貫行動」
—— 誰在控制誰？

暗算

[美] 海倫·麥克因斯 著

暗 算

(美) 海伦·麦克因斯 著
童卫, 李正, 王同尚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

暗 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源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00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804-1/I·247 定价：5.50元

印数：1—6800册

序 幕

一九八〇年，联邦德国的小镇埃森。凌晨一点钟，马路上只有路灯亮着，没有一个行人，三辆没有车牌的警车没有开车灯悄然行驶着。警车在弗莱德肯查斯公寓前停了下来。

车上下来十几名防暴警察，他们毫无声息十分迅速地包围了整个公寓。几名手持折叠式卡宾枪的警察冲了进去，直扑二楼，用特制钥匙打开了一个屋子的门。里面没有一点声响，两名男子正在睡梦之中，手铐就戴上了他们的手腕。

在屋子里的沙发夹层和地板下面，发现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和高级通讯设备，无疑这是一个恐怖分子的据点。

第二天早晨，另外两名女子刚刚回到公寓也立即被捕了。

这次德国警方的袭击，对国际恐怖组织“直接行动人民革命军”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但这仅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开始。

正因为这次警方不彻底的袭击，导致恐怖分子们策划一次新的更周密的行动，又一场无声战争的序幕拉开了。

E/A 62/10

第一章

教堂座落在市中心。

雷特纳进入教堂，置身于阴冷的昏暗之中。雷特纳的眼睛已经适应了这昏暗的环境，他的目光最后停在大厅右侧的第三根柱子上，他慢慢地，若无其事地走进走廊，靠近带着雕刻的石柱子，从这个角度是看不见塞奥的，但塞奥肯定在那儿。塞奥向来都是早早地就来到这儿，以便有时间在教堂里转一转，观察一下祈祷的人们，或是在圣坛前沉思冥想，或是看看旁边的小教堂中聚集的人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塞奥总是这样谨小慎微，这是他的职业特点。

塞奥的确在那儿，穿一身黑色西服，象个富商一样，一个肩膀靠在石柱子上。他大概有五十多岁，中等个儿，斑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张光滑的白脸。他盯着雷特纳，然后冲他令人难以察觉地点了一下头。

雷特纳等待着，这是一个紧急事件。

现在塞奥静静地呆了一分钟，因为两个陌生人相见是不会马上就开始交谈的。过了一会儿，就好象是对教堂作评论，而且还对一个远处他谈到的雕像作了一个小手势，然后俯身对他说：“你下星期不能去法兰克福了，你也不能按原计划飞往伦敦了，但你今晚必须离开此地，九点钟从雷尔波德乘卡车走。”

雷特纳点了点头，他知道那个地方，那是城郊一个小型机械商店，他眼睛里充满了焦急的神情。出什么事了？但他

没有问，如果他必须知道，塞奥会告诉他的。

“你要轻装简行。雷尔波德夜间送人车是可靠的，把你的摩托车和行李都放在那儿，到时候我会去取走的。”

雷特纳身体颤动了一下，但当他看到他身旁那张平静的脸时，马上又镇定了下来，杜伊斯堡，在莱茵河畔，是欧洲最大的内陆港，有二十多个小港湾，岸上还有巨大的仓库和储油系统，一年以前，他还未到埃森之前，他的人就把杜伊斯堡作为攻击目标了，乘汽车或骑摩托车离开这儿是方便的。如果炸毁那个能装一百七十八万加伦汽油的储油系统，整个鲁尔区就会化为灰烬。“今晚去杜伊斯堡，”他低声提醒塞奥说，塞奥也低声说：“我们已准备好进行一次爆炸活动。”

“但我们推迟了。”

“我已经让第二组在杜伊斯堡安顿下来了，第一小组在埃森待命，他们合作得很好，他们……”

“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告密者，”塞奥脸上毫无表情地说。

“在第二小组内吗？”

“不。”

“那么在第一小组内？”这个小组是雷特纳五年前建立起来的，他无法相信，脸上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点确实吗？”

“千真万确。警察半夜袭击了弗莱德肯查斯公寓，抓走了弗迪和威利，你的通讯专家。警察还发现了武器，艾米丽不在那儿，可能泊西也不在。”

“他们昨晚有一个聚会，打算从几个军官那儿搞点情报，但准是那个……”

塞奥打了个手势让他别说了，然后转到另一边去了。

雷特纳就低着头等待着，这次灾难并不是致命的，通讯站被摧毁了，但可以重建，不能象马各和他的助手那样，总是呆在鲁坦齐德地区，当然马各是个专家，是个破坏专家，第一小组还有三名成员，他们公开身份分别是理发师、药店职员和公共汽车司机。这三人一起住在托弗查斯公寓里，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地方。是一间租的房子，离书店没几步远。其他所有人，包括马各都没有来过这儿，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他在哪工作，对马各吸收的那些老同志来说，他名叫艾立克，可能是个送信跑腿的，一个值得信赖的中间人。他的指示全都是通过公用电话传达的，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召开会议的，召开会议也是在托弗查斯公寓中，大家一起喝着啤酒，为了保护自己，他总是坐在一边，总是以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出现，听着马各发布命令，这些命令全是前一天晚上当雷特纳和他在拉里塔公园会面时，传达给他的。

就象他和塞奥的关系一样，他们的资金，他们伪造的证件——护照、身份证、执照——他的机票预订，他的人员组成等，对其它外国人员来说全是一无所知，就是马各也一样没有见到过塞奥，他只是听说过有个代号叫塞奥的人，而且即使同马各在一起，雷特纳也绝对不会提起他同塞奥秘密会面之事，他不允许自己考虑得太多，塞奥也是如此。但有些事情你如果仔细考虑了，是一目了然的。塞奥一定操纵着一个旅游机构，所以他有经验安排旅程，他的办公地点一定在杜塞尔多夫附近，（他断然拒绝了雷特纳在那个城市进行一次行动的计划，因为那儿是大鲁尔区的金融和管理中心。）但塞奥提供的资金从哪儿来呢？是什么情报来源使他能够支撑一个世界范围的情报网？当然，这些事情最好别问，他们能

和平共处，这就够了。

塞奥仍然离他几步之遥，好象在仔细观赏教堂的主厅。塞奥又回到他身旁，雷特纳放下双手，收回了思绪，他提出了已经在他心里按捺了三分钟的问题：“谁是告密者？”

“艾米丽。”

“艾米丽？”威利在米兰吸收的那个曾在西柏林之外担任一个小组的头儿的那个人。“这个小媳妇，”雷特纳刚想骂就有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制止了他。同样，塞奥也进行了反复检查，除了这个婊子养的，别的地方是不会有漏洞的。

“我们必须小心她，还有威利。”塞奥严厉地说。

雷特纳点了点头，他很喜欢威利，他值得信赖，不屈不挠，总有着强烈的欲望。也许欲望太强了，以致于把秘密也泄漏给了一个名叫艾米丽的漂亮的金发姑娘。“她为谁工作呢？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吗？”

塞奥微笑着摇了摇头。“忘了中央情报局吧。他们的喉咙都被割断了，正流着血，不能动弹。”他就喜欢那种场面。

“她也不是给英国和法国工作，但我们会查出来的。她同埃森警察并没有进行直接接触，她的情报都是通过西方某些情报机构传给他们的。对我们有利的是她从未熟悉过警察局系统，否则她就会使我们在那儿的情报员误入歧途的。”塞奥停了一下，眼睛巡视了一下大厅，又继续说：“是的，这就是我如何能在今天早晨了解到昨天半夜抓人的原因。”

“那么你就有时间去警告托弗查斯的人。”雷特纳舒了一口气，又说：“但马各和卡尔已经在杜伊斯堡了。”

“马各已经启程去汉堡了，卡尔也隐藏起来了。在你和马各安全离开德国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去通知其他人。”

“足够的时间？警察会马上去抓他们的。”

“不，不会的，警察现在对抓人的事保持沉默，至少三十六小时内不会公之于众，他们希望你们没有产生怀疑，仍然在明天晚上在托弗查斯公寓开会，到时他们好一举全歼你们。”

没有错，明天晚上要为杜伊斯堡的一次爆炸举行一次庆祝会。对于参加此会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消息肯定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只有马各，艾立克和二号行动小组的人知道这次计划的准确时间，所以说这对于艾米丽来说是一次失败。在托弗查斯的最后一次大会上，马各提到了下周末零点的计划，雷特纳的意见是：安全第一。但这还是泄漏了出去。但至少对于警察来说，他们必须对石油和储油系统加强保护，尽管这次攻击要在十天以后才进行。

塞奥好象看出了雷特纳的焦虑。警察不会把整个河岸都控制起来，他们现在可能在哈芬本附近。

杜伊斯堡的码头差不多沿着莱茵河有三十英里长，哈芬本是一个海员的酒吧，离码头很近，但离波攻击目标很远。

“我同索菲接头吗？”她在那儿工作得很顺利，是一个看上去老气横秋，长着一头亚麻色头发的女人，但却长着一对顺风耳和一双千里眼，她是受塞奥赞扬的地下代理人之一。

塞奥点了点头：“她会让一名她手下的人带你去一条船上，由一名租船人撑船，在半夜启航。用半个小时到杜伊斯堡，再步行十分钟到哈芬本，再用半个小时同索菲接头，然后跟着她的水手离开酒吧，但到码头的距离是多少呢？雷特纳，但愿很短。”

“我是偷乘这条船还是光明正大地乘此船？”

“你可以无所顾忌地呆在船上，非常安全。第一个家伙需要给点钱，这好办。另外，你最好不要引起那名水手太多

的注意。”

“半夜启航……顺着莱茵河去哪儿？”

“鹿特丹也许对你很适合。”

“去那儿，老地方吗？”那是一套安全的房子，里头有一切必须品，无论是金钱，衣物，还是他的新身份和需要的美国护照，应有尽有，但在那儿生活需要更加小心谨慎。

塞奥点了点头，然后从里面兜里掏出一个厚信封来，递到雷特纳手中：“去鹿特丹的费用。先给那个水手钱，那个带路人事先已经给过钱了，但仍需要再给他点小费，也许还有别的地方需要用钱，但我想这些钱足够支付一切的了。”

塞奥看了一眼他的手表，他没有必要问雷特纳是否已经把以后一个月中这次漫长的旅行的细节全部记在脑子里了，因为多次接头已经养成了不重复的习惯。“你下星期到达伦敦，祝你好运，艾立克。”

又一个代号消失了。难道是信心的象征吗？雷特纳想确定一下他在伦敦的工作，这是有必要的。他的使命是不会变的。“那个姑娘正为我着急呢，我们真的需要她吗？”

“是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对她不甚了解，我需要有关她的背景材料。”

“从格莱达那儿你能得到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她在伦敦差不多快一年了，目的就是寻找能干的人材，是格莱达发现的那个姑娘。”

另外还有几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也许还相当严重，雷特纳摇了摇头说：“直率地说，我对此十分担心，你不是告诉我格莱达拒绝她加入我们的组织吗？”

“不对，”塞奥尖厉地说：“拒绝用她，她对于你的使命很重要，相当重要。”

这仍然是个害人的主意，雷特纳想：“你怎么知道她会喜欢我呢？”他咬着嘴唇，又摇了摇头，“如果不存在这一点，就不存在信任，不存在信任，我就决不会把她带出阿姆斯特丹。”

“如果你觉得危险，就别去理她，继续按原计划完成你的任务，但我坚持认为你应该见她一下，然后再凭感觉决定是否吸收她。请记住我们认为她对我们将来计划的完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塞奥的命令下达完了，口气也缓和了许多，“在你的行程中有一点小变动，离开孟买后，直接飞往印度尼西亚，不要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了，十一月初到达巴厘。你和那个姑娘于十一月七号离开巴厘，乘坐皇家公主号游船，你会有时间好好乐一乐的，但一定要自然，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这个游船的。在你到达美国之前，我们将有一个十分安全的机会进行一次小小的会晤。”塞奥的笑容变得十分的天真又可爱，“我将在新加坡比你先一点上那条游船，但要比你晚走一步，你和那个姑娘将去香港登陆。”

“为什么要改航去巴厘？”

“那儿是你甩开旅游同伴的理想场所。”

“除了那个姑娘，如果她仍和我们在一起。”

“是的，除了那个姑娘，她会和你在一起的。艾立克，我从未听说过你在哪个女人身上失败过。这次，不是你个人的事，切记！和这个姑娘一起是交给你的任务，她会比你猜想的重要得多。爆炸油箱同我所计划的让她去美国的行动相比，简直就是小孩的游戏。”

我所计划的？不是我们所计划的？真是界线分明，雷特纳这么想，这时塞奥已经戴上一副宽边眼镜，走进教堂大厅

里了，还有时间进行选择，整个行程塞奥会派人对他进行严密保护的。这时一群散乱的游客从雷特纳身旁经过，向教堂大门走去，塞奥也混入其中，没有人注意到他。

雷特纳等了五分钟才从走廊中走出来。

他来到繁忙的大街上，从阴暗的教堂出来，六月的阳光格外刺人。

他不需要烧毁什么文件，一切重要的文件都伪装得很好，比如用密码，用一些偏远小镇或城市的名字做代号，而这些城市均在我下月旅游之列，所有这些文件夹的首页都写着“小说素材”几个字，还有一页草写的人名，上面写着“有关的人物”。他还有另外一张纸，上面罗列着一些人的年龄、出生日期和地点，这些地方纯属胡乱写上去的，毫无意义，年龄也是如此，但月份和日期必须记住，那是他要同他和出现的几个国家中的恐怖组织接头会晤的准确日期。

当他把这文件夹小心地放进行李袋时，他又核对了一下这些日期是否平安无事，他需要这个单子，他可以十分容易地把所要碰头的地名刻在脑子里，但日期容易记混，塞奥给他的日期太多了，而且他决不敢冒险错过日期，会有这么多新成立起来的游击队组织吗？但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了。只要他和他们接上了头。听听他们的情况，审查一下他们的领导人，就可以决定他们是否有价值吸收或不吸收，他的报告会传给塞奥的，上面要详细写出这些组织的状况是好是坏，是否可以吸收，以及这些当地的恐怖组织所依靠的是等等。

他完成了消除他在房间里留下任何痕迹的工作。再见了，埃森，鹿特丹再见。永别了，科特·雷特纳。艾立克这个名字呢？这个不能永别，他总是留着艾立克这个名字的身份证。

第二章

艾立克到达伦敦希斯劳机场，他的美国护照上写着他的名字叫詹姆斯·凯利，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这比他实际岁数小了两岁，但他把胡须剃掉，头发理短以后，看上去年轻多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改头换面。写美国国籍是没问题的，他的英语发音无可挑剔，词汇量也很大，毕竟他从北朝鲜回来以后，曾花一年时间在伯克利大学学习。

他的真实身份——拉蒙·奥列瓦，于一九五〇年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这是他过去的历史了。他的父亲，一个来自巴塞罗那的律师，满脑子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所以成为被流放者，他母亲，一名来自瑞典的医学院学生，满脑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此总是同他丈夫的思想进行辩论，两人都想说服对方，一对可笑的夫妇，当他们从委内瑞拉逃出来以后，把他带到了墨西哥，拉蒙·奥列瓦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在墨西哥城上大学（一九六七——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他和四十九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一起到莫斯科的卢蒙巴大学，在去北朝鲜进行秘密旅行时，他用了新名字和新护照。那次旅行回到莫斯科后，又换了一个护照，去荷兰时，又换了一个，因为在一次飞往加利福尼亚的航班中，两名一九七〇年去卢蒙巴大学的毕业生被墨西哥警察拘捕，（他们是两名极端主义分子，被捕时带着成套的爆炸装置，正准备制造爆炸事件。）所以他奉命去西德时又换了一个护

照。

在此期间，他一直用着一个名字：艾立克，这是他的发明。选择这个名字，也许是无意识，也许是由于他母亲，因为他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样。他当然看上去不象西班牙人了，因为他丝毫没有他黑头发、黑眼睛的父亲的任何特点，只是在政治上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一些。（他现在比他父亲离左派远，比他母亲离得就更远了。）自从一九七〇年，他就再也未见过他们。他父亲后来又从墨西哥逃走，最后在智利落了脚，他母亲现在也活着，在古巴过着舒适的生活。

他顺利通过了希斯劳机场的海关检查，然后轻快地朝大门走去，格莱达，塞奥的忠诚的情报员将在那儿等他。她也确实在那儿。她穿着一件红白相间的上衣，左肩上挂着一个红色钱包，就同事先说好的一样。即使不看她那熟悉的脸，他也能认出她来。她就好象不认识他似的，转身走了，他迈着漫不经心的步子跟在后面，来到一辆黑色汽车旁，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她也把手中的包扔到车的后座上，也跟着钻了进去，坐到了他的身旁，汽车转眼就开走了，在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格莱达必须对他的安全负责。

他们自从柏林一别之后，差不多五年没有见面了，但格莱达几乎没怎么变，仍然是纤细的身体、赫色的头发，一双明澈的淡蓝色的眼睛，洁白细腻的皮肤，红润的嘴唇，但眉心中一道皱纹，看上去就象她总是处于不安之中，但她的微笑却总是那么迷人。他对她的真实姓名和来历一点也不清楚，他猜到她来自柏林地区，因为当她说德语时，嗓音很粗，有柏林口音，而且她还能说出在旅游手册上找不到的柏林街道和商店的名称。显然，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医药方面的专

家。她曾在伦敦的一所大学里专修过赤道疾病，她大约在一年前来到英国，声称她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伊莎·斯科特医生。

“我们这是抄最近的路去伦敦，”她对他说，“四号大街，然后西大街。”说完后，她好象又开始专心驾车，但她的余光扫视着他，审视着他这身新打扮，“如果不是塞奥告诉我你穿淡绿色茄克，系黑红相间领结，我肯定要很长时间才会认出你来，你的胡子使人显老。”

“正是如此。”

“你的护照上写的是二十六岁或二十七岁吧！”

“正是如此。我们的前景如何？”

“相当好，我已经使她们开始考虑旅行之事了。”

“她们，不是一个姑娘？你怎么见到她们的？”

“她们同我住在一起，都在大学女生公寓里住，那里住着许多外国学生。”

“你同她们的关系如何？”

“还可以。我从未向她们表示过过分热情，吃早饭时我挨着她们坐，餐桌是好多同学共用，我每周都同妮娜·奥康耐尔进行一次网球比赛。事实上，就是为了成为她的朋友。”

“谁赢的多？”格莱达是一名优秀的网球选手。

她微微一笑说：“她总是设法在第三局把我击败。”

“妮娜·奥康耐尔，主要接近对象吗？”

格莱达点点头。“另一个叫玛吉·威斯特门。两个在伦敦大学相识的美国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离奇的世界。美国人有一点很奇特，一旦对一种生活失去新鲜感之后，就开始思念家乡了，当然，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在她们吃完汉堡包后，你会发现她们总是在一起。”

“她们在同一个班上课吗？”

“不是，奥康耐尔说服了她父亲让她到斯莱德大学学习高等艺术，她刚学完一年，但还象刚来时那样不安心。在美国，先在沃萨上大学，后又到伯克利，每个学校都只学了一个学期，她父亲两年以前又结婚了，这可能正是导致她现在到这儿来的主要原因。威斯特门是一名海上大学的姑娘，每花一分钱都很仔细，她是从斯克朗顿一个中产阶级家中逃出来的，大学生活就快结束了，她主修英国文学和英国小说史。目前，她前景暗淡，但富裕的奥康耐尔也是如此。她并不想长期住在大学的公寓里，只是在那儿落个脚。因为在那儿既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又可以与她父亲的朋友们长期往来，这是她自己的打算。”

“那么说她父亲对她看得很严了？”那么想接近她就有很大困难。

“事实上，他管得并不严，他和所有那些有名的忙人一样，无暇顾及她，他手下的人总是帮他完成做父亲的职责，并给她制定规则，但用不了多久就无人管她了。况且，她父亲弗朗西斯·奥康耐尔独身这么多年了，又终于结婚。他第一个妻子得病时他正在印度工作，她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她同妮娜一起被送回华盛顿之后，住了三年医院，最后死在那儿。当时妮娜父亲在几个别的国家工作时，她同她的婶子和叔叔一起住，八年前他终于回到了华盛顿。妮娜和他住在一起。除非有高级会议，他才到欧洲来，他不想让他女儿也染上她母亲在印度得的那种病，所以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七年妮娜一直同他住在一起，起着女主人的作用。”

“有她少年时期的材料吗？”

“她不是个腼腆的孩子，总是显得十分老诚。她很聪明而

且有主见，这点一目了然。在她十四岁到十九岁之间就老于世故，但以后——”格莱达笑了一下说：“她父亲结婚了，她就跑到这儿来上大学了。以后的事我开始就告诉过你了。艾立克，到后排坐去，你会看到一本旧的《时代周刊》，上面载有她父亲弗朗西斯·奥康耐尔的一些情况，他在某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好象是国会的新闻秘书，还是总统对外事务助理？好象还管过《国际论坛报》。很有趣，也许你以前读过这张报纸吧？”

“他以前一直很忙，”他毫无兴趣地说：“我要去鹿特丹呆四天，给我准备一间带有美国之音广播的屋子，我要让耳朵熟悉一下英语，还要看一下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纸，了解一下美国的现行问题是什么。”这方面的文章他以前看过不少，政治评论，人物传记，就连体育版他也看，从他身上这身装束，芝加哥人的身份证，以及他的发音和词汇量，对付大多数真正的美国人是没有问题的。

格莱达此时不耐烦地说：“这真是件讨厌的事情，我还有其他事要干。”她没有提那些要死记硬背的赤道疾病的书本。

“对我们大家都是件讨厌的事情。”说完，他开始仔细地阅读《时代周刊》上有关奥康耐尔的文章。新妻子给他家庭生活带来了快乐的气氛。她是华盛顿最成功的女主人，文章中没有提到妮娜，也许是新妻子避讳谈她。

“这个行动以后塞奥的打算是什么？”格莱达忽然间说出塞奥的名字以显示她的重要性。

“他没有说。”

“难道用丑闻进行威吓和施加压力吗？就说重要的政府官员的女儿同一帮嬉皮士和瘾君子们鬼混？或者说同共产主